

劉洪彪藝術簡介

劉洪彪，字後夷，號逆阪齋主，1954年生於江西萍鄉。國家一級美術師，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。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、草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。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院研究員。首屆中國書協「德藝雙馨會員」，2006年度「中國書法家進萬家活動」先進個人，2007年、2011年蟬聯中國書壇蘭亭雅集「蘭亭七子」稱號，2007年在北京設立「劉洪彪書法館」。獲中國文聯頒發的「在2006-2009年『送歡樂，下基層』活動中作出積極貢獻」榮譽證書。自學書法40餘年，兼涉諸體，尤擅行草，作品參加國內外諸多高規格大展，並多次獲獎。蟬聯全軍第一、二次書法比賽一等獎。1987年在洛陽博物館舉辦二人書畫聯展，1994年、2004年先後在中國美術館舉辦「劉洪彪四十歲墨跡展」和「劉洪彪五十歲墨跡展」。出版作品專集、合集10餘部，出版文集《綴連瑣碎》和《劉洪彪文墨》（一函五冊）、書法展覽設計裝置圖文集《盛裝書法》。



■中國當代草書名家劉洪彪



■草書斗方《墨痕心跡》（120X120cm），2006年。

勃發生命的大勇 ——讀洪彪先生

劉洪彪是中國當代的草書名家，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、草書委員會副主任，是當代中國草書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中國書協理事、學術委員會委員葉培貴評價劉洪彪書法個性及藝術成就，情真意切之餘，更令人為藝術家的成就而動容。

文：葉培貴

洪彪先生是當今書界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忽視的「現象」之一——無論是在最普及的意義上，還是在最學術的意義上。

也許因為從事教育的緣故，我寫評論文章一向比較謹慎，不僅數量有限，更主要的是每一句話都十分小心。為洪彪先生寫的這開篇第一句，似乎有違我的原則，但我毫不猶豫，並且堅信，即便再過30年，我也不會為這一句話而後悔。

如此堅決的原因，很多。

第一，洪彪先生是真性情人。如果不穿戎裝，不輕言笑，他給人的感覺是既嚴肅又文弱。然而交往多了，你會發現，這個表象是半對半不對。對的是「嚴肅」，不對的是「文弱」。

他確實「嚴肅」！尤其是對書法的學術和藝術問題。我曾經和他一起參加過多次書法展覽的研討會，記憶中每一次他的發言，都有切中肯綮且不乏嚴厲的批評。老實說，在「人品即書品」觀念的長期作用下，書法界對於批評總還是比較敏感的，儘管洪彪先生的批評都充滿善意，可忠言終究逆耳。奇怪的是，不僅他一直這麼堅持着，而且那些被批評的朋友們似乎也沒有疏遠、怪罪甚至怨恨他。後來我才明白，箇中奧妙很簡單：一是他的批評是嚴肅的，裡面充滿了敏銳智慧的藝術感覺和真知灼見；二是舉辦研討會的那些朋友都是真誠的，因而也就真正歡迎這種嚴肅批評。等交往更深了以後，我才知道，如果不是這類真誠朋友的研討會，他根本就不會參加，當然也就不屑於批評了！

由此我知道，他其實一點兒也不「文弱」！因為對真誠的朋友不吝於提出批評，對不真誠的朋友不屑於批評（當然也同時絕不捧場），必須具有「大勇」！而具如此大勇的，必是真性情人！想通了這一層，我也就同時明白了另一件事情：跟洪彪先生交往時，你可以很坦然地把自己人生、學術、藝術的任何問題，敞開在他的面前，毫無矯飾的必要，不為別的，只因為他的真性情！

第二，為人如此，為藝亦然。在自己的藝術追求上，洪彪先生同樣充滿探求的「大勇」。

戛然獨造 撼人心魄

他成名很早，33歲時在洛陽博物館舉辦的作品展覽就已引起書壇的廣泛矚目，循此道路規矩地前行，他就不難獲致相當豐厚的名利。然而他絕不故步自封，每隔10年便有驚人之舉，於是40歲個展、50歲個展，層層疊上，新章屢換。這其實是充滿風險的選擇，但洪彪先生毫不畏懼！

我並不非常了解他具體的自我突破過程，但對其探索的勇氣，卻有過親身的經歷，而且記憶十分深刻。多年前我有幸和他一起出訪日本進行交流，他從文具店裡購買了幾支排刷，並稱回國後要嘗試用作書寫工具。我頗有懷疑。不想第二年在海南參加中國書協理事會時，竟然真的看到了他用那支排刷書寫的作品！當時的震驚真是難以言表。排刷與毛筆的特性差異豈止以道里計，然而他不僅真的嘗試了，而且勇於將作品公諸於眾。那件作品當然不能算是他的代表作，但其中因排刷特性而造成的強烈的形式衝突，正好充分展現了他在藝術上一以貫之的追求——將張力拓展到極致！他在每一種字體領域特別是草書領域，不斷地追問筆墨表現的可能性，在不違背書法核心規定——「書寫性」的前提下，探測藝術表現手段的邊界。正是這樣的追求，成就了現在的洪彪先生！他的書法，最終會走到哪裡、達到怎樣的高度，目前我們仍然無法預料，因為他還處在強力的拓展進程之中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因循30多歲成名時的道路前行，那就決不會有現在的洪彪先生！不會有他那戛然獨造、撼人心魄的草書！

第三，更使我至為敬服的是，他把這種「大勇」，拓展到了對於書法當代命運的關懷之中。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：一方面是前文所述的真誠批評，這無疑可以督促書法界的朋友們共同進步；另一方面則是近些年他對「盛裝書法」不遺餘力的持續探求。

藝術是生活的精神提升

表面上看來，「盛裝書法」不過是一個展覽的策劃組織或者佈置設計問題，與藝術家的創造性勞動相比，卑之難稱高明。但在21世紀的今天，對於書法藝術來說，實則茲事體大！

我們常常強調，書法是一種文化，原因之一是它始終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。在既往的歷史中，上至殿堂樓台，中至山川勝境，下至百姓日用，無不閃動着它的耀眼光芒。然而隨着光電時代的到來，書寫尤其是毛筆書寫，日漸遠離生活，已是無可挽回的大勢。一種理論認為，這對於書法進一步明確藝術身份，反倒是好事。這當然有道理。但是藝術身份的進一步明確，並不意味着離開生活——因為藝術是生活的精神提升。

當代書法介入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，正是展覽！由此，展覽的策劃和佈置，就遠不再是簡簡單單的事情，而轉變為關乎書法與當代精神生活的契合程度的重要問題，因而也就是一個關乎書法如何在當代更具文化價值的問題！

傳統書法作品嵌入於分散而具體的生活領域，而當代書法作品發表於集中而空闊的展覽場館。傳播情境的根本變化，極大地改變了觀看——書法作品通過觀眾在社會上產生精神作用的中介——的方式。每一個展覽場館，都是一個綜合視覺場域，作品匯聚其中，必須具備有序的視覺邏輯，否則就是一盤散沙，難以激發觀看者精神參與的高度願望，從而大大削弱書法對於精神生活的作用。

洪彪先生的「盛裝書法」，睿智地把握了當代書法觀看方式的規律，毫不猶豫地把當代視覺文化的各種元素和手段整合到書法展覽中，使書法展覽從作品的簡單組合與陳列，轉變為以作品為中心而又綜合了「Logo」、「圖冊」、「展簽」、「邀請函」、「禮品袋」、「裝裱樣式」乃至「展廳裝置」等等因素的整體展示，構成強大而立體的視覺傳達效應，提升書法展覽的視覺衝擊力和形式吸引力，使之更有力地突入觀看者的精神世界。

這樣的展覽策劃與佈置，十分明顯地是21世紀的方式。「筆墨當隨時代」，不錯！但是「筆墨」從來不是孤立的，「筆墨」的「傳播方式」同樣「當隨時代」！不能有效地傳播，筆墨的作用也就無從發揮。就此而言，「盛裝書法」的探索，對於當代書法發展的啟發價值，也許不會低於洪彪先生本人的藝術創作！

還可以列出更多的原因，但是僅此三點，已經足夠讓我堅信，洪彪先生是當代書壇的「現象級」人物。你可以不喜歡他的批評，可以不欣賞他的作品，也可以對「盛裝書法」心存疑慮，但是卻不能不承認，他的一切作為，勃發着讓你無法忽視的力量——生命的大勇！如此熱切，如此堅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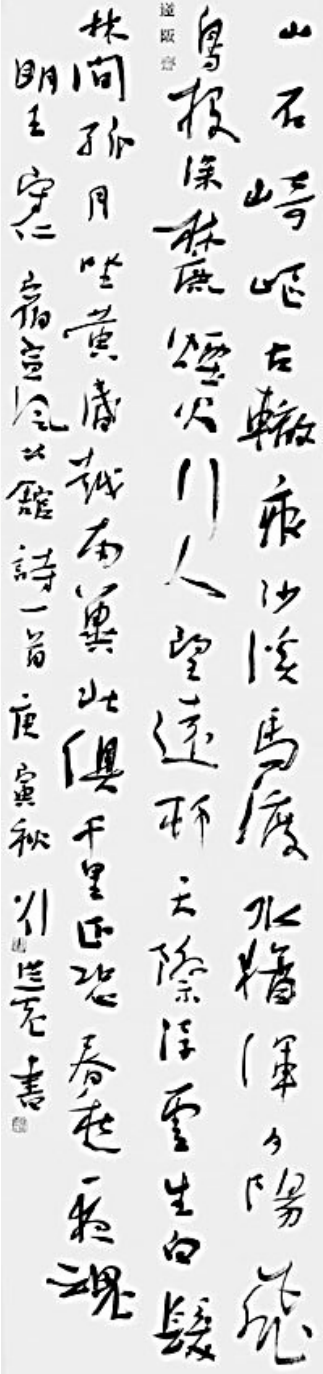
藝術是生命的跡化

我與洪彪先生幾乎沒有私交，所有的謀面機會全部出現在學術或藝術活動場合，但是人——特別是書法人——之真正相與，完全不需任何繁縟的過程，直面對方的一言一行，讀透他所書寫的一點一畫，這就夠了！客觀地說，我的學術背景、藝術取徑等等，與他頗不相同，原本並無太多的交集。但這不僅不影響我對洪彪先生的敬佩，反而恰恰因為如此，我可以更加冷靜地思考洪彪先生的志趣，並且盡可能不抱偏見地陳述我的意見。

藝術是生命的跡化。我深信，處於生命力最旺盛階段的洪彪先生，還將創造更多精彩的「現象」，從而使自己從當代書法的「現象」躍升為更長時段的書法史的「現象」。



■草書橫幅《辛棄疾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》



■行書條幅【明】王守仁《宿宣風公館》(230cmX50cm)

